



臣大著點校標抹增訂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八

唐紀

大聖至神孝皇帝上在位十五年 壽四十三

諱也順宗長子也初封廣陵 永貞元年三月立為皇太

子 詔曰太子即位

劉闢反

元和二年春正月上皇崩于興慶宮 闢以得旌節志益驕求兼

領三川 謂西川東川 上不許闢遂發兵 皆 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

上欲討闢 制 重於用兵 腫 如公卿議者 亦 以蜀險固難取 杜黃裳

獨曰 闢 狂 難 書生 難 通 作 春 取 之如拾芥 且 知神策軍使高崇

文勇略可用 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 勿置 且 軍闢必可擒 上從之 翰

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 上由是器之 以 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

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 帥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弁將步

騎二千為次軍 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 時宿將名位素重

甚眾 皆自謂當征蜀之選 及詔 凡 宗文皆大驚 馬上與杜黃裳 及

黃裳曰 德宗自經 憂患務為姑息 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 生

杜黃裳
資治通鑑

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旌

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潘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

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服兩河皆黃裳啓之也高崇文屯

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胡成

日器無盛曰械糗立救切又去久切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全

于蜀切下李元奔出駱谷開同趣梓州崇文軍士與元軍士有食於道

旅折人筋者七甲獲切取飯具崇文斬之以徇行示也劉闢陷

梓州勅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文德昭上與宰相論自

古帝王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五石失以為而可杜黃裳對曰

王者上勤下也心朝下無百姓四夷夙晏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

上下分紀系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

刑選用必公當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

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

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呈以衡石程書衡何庚切上

不重百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帝衛士傳殄皆無補於當時取

譏於後示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

推誠人患不信也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

深然其言三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遁

去邢泚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

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制制奪劉闢官爵潘孟

陽所至專事遊宴從僕三百人多納賄聞之罷其度支鹽鐵轉

運副使策試制舉之士於是校書郎元稹與祭御史獨孤郁校書

郎下其白居易前進士蕭俛沈傳師山烏仁佑請解財賦之職仍

舉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罷其鹽鐵轉運使以巽為度支鹽鐵轉

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莫能繼之其學使一年征課所入類

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以元稹為右拾遺獨

孤郁為左拾遺白居易為整屋尉整屋流切屋陸栗切水曲為集賢

理蕭俛為右拾遺沈傳師為校書郎稹上疏論諫職以為苦太宗

以三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

殿

黃裳論
帝下勞

崇文
克梓州

子巽此
多於

書

使諫臣
盡所懷

賞敢言
之士

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
豫召見必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斷胡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
奏事庶官罷廷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
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况於既行之
誥今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
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實於其位而屏棄踈賤之哉頃之復
上疏以為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主苟受而賞之則
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讜小人亦貪得利不為回邪矣如是則上下
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其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
保其身古活勿結也方言云閉小人可意以合以竊其位矣如是
則十步之內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孫伏伽求加以
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
諱為憂也太宗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
禍大故也陛下踐社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之賞有臣等備位諫
列曠日弼羊不得召見每就列位氣鞫躬身必逆勿閉息止不敢

請擇
端士輔
導諸子

高宗文
高宗文

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况踈遠之臣乎此蓋君
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以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
事嶺又以貞元中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求貞之際幾亂天
下上書勸上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藩王與文
學清修之二十人居後代太子諸王有僚屬日益踈賤至於師
傅之官非眊曠廢疾不任事者眊曠報則休戎罷師不知
書者為之其友諭贊議之徒才為冗散其指紳皆取由之就使時
得僻老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德義納之法度哉夫
以匹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
乎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九月高宗文又敗劉闢之眾於鹿頭
關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帥數十騎
西奔吐蕃高宗文使高霞寓等追及擒之宗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
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豪不犯劉闢送京師并獲其黨
誅之餘無所問從容指搗謂以指指事務也指指為一境比且平杜黃
裳建在蜀及指授高宗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宗文素憚劉雍

平上
謂黃裳
之功

杜黃裳
不脩小
節

李吉甫
以進取
報君德

潘鎮求
入朝

李絳謀
及制削
其爵

斬李絳

以錫家
財代浙
西租賦

李絳請
尤罪諫
戶

一切之弟時為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濼相代故能得甘
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詔徵少至山人李渤

為左拾遺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輒附奏陳論 十一

月以內常侍吐突承璀姪 罪為左神策中尉承璀事上於東宮以幹

敏得幸。二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

節故不得久在相位正月乙巳以黃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晉絳慈隰

節度使以戶部侍郎武元衡為門下侍郎翰林李吉甫為中書

侍郎並同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 百舍人裴垪曰玆如吉甫流

落江淮踰十五生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 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

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金頑悉為我言之 取千疏三十餘人數月之

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是四月以右金吾衛將軍

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以董舊敵往邊將也 夏蜀既平潘鎮

惕息 兵馬使輔之楊亡歷 切恐懼克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

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 錡實無行意屢上表稱疾請至歲暮

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

不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 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冬十月

制削李錡官爵以准用節度使王鐔統諸道兵為討賊置使以討

之 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

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同謀討之錡聞子良等奉仙田少卿

吾何望矣跌足匿樓下左右執錡械送京 帥加以下戒切因具請羣臣

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 朕之不德 宇內數有干紀者朕

之懼也何賀之為 十月錡至長安并其子 回腰斬之有司籍錡家

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垪李絳上言以 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

以富其家今董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 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

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上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

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 二人以傲其餘何如對曰此殆

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 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

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 皆晝度夜思 度連各切

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 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

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 而止 蓋屋尉集賢校理白居易

白居易
入翰林

子頤為
公主

李吉甫
復元和
國計簿

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
學士。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
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上論。無但一二而已。山南東道節度
使于頔。暉上英威。為子李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慈。呼公主。妻之。翰林
學士李絳諫曰。頔虜族。李友庶孽。不足以承。帝女宜更擇高門。美才
上曰。此非卿所知。十二月。公主適李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頔
之上。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七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
鳳翔鄜坊音夫方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其翼
范陽滄景。淮而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出。戶口外。每歲賦稅。倚
辦。止於浙江東西。宜歛失涉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
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
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養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
調發。不在此數。○三年春正月。赦天下。自今長吏。關無得進奉。三
月。御史中丞盧坦表彈唐于切。彈。劾也。為章奏。以前山南西道節度

柳晟奏
赦廷奉

李指
陳時政
之失

李吉甫
許牛僧
直言

裴均入
朝踰位
而立

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閩濟美遠。赦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
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
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夏四月。上策試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辛人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祿職前進
士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戶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郎
韋貫之。為考策官。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分。李吉
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翰林李士裴。坦。主涯。覆策。湜。涯之甥也。
涯不先言。坦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伯涯。學士。坦為戶部侍郎。涯為
都官員外郎。貫之為果州刺史。後數日。貫之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
州司馬。以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亦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
不調。各從辟於藩府。以荆南節度使裴均為右僕射。均素附宦官。
得貴顯。為僕射。自矜太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
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
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五月。翰林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上疏以為
牛僧孺等直言時事。因變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閩外官。楊於陵

白居易
自居易
白居易

盧坦不
柳誠僧

白居易
不可用

任宰相

裴坦言
為治先
正其心

氏輸稅
有三百

增不以
官私致

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坦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
舉職事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
者也一日無罪悉踈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許容切陛下亦知之
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
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初即位亦徵直言極諫之士策
問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身德宗深
嘉之自畿尉擢為左補闕令僧孺等所言未過於穆質而遠斥之臣
恐非嗣祖宗之道也秋七月以右庶子盧坦為欽觀察使坦到官
值早飢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宜歛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
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一百商旅輻湊民賴以
生九月淮南節度使王鐔入朝鐔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
章事翰林李士白居易上言以為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
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今又除鐔則如鐔之輩皆生冀望若盡與
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俾門一啓无
可如何且鐔在鎮五年百計誅求貨財及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

方藩鎮皆謂鐔以進奉得之競為剽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以戶部侍郎裴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坦李

士然寵信弥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

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典禮如藩謂藩屏也郡國朝

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坦等曰以太宗玄宗之

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坦亦竭誠輔佐

上嘗問坦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二一曰上

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其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

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

民及坦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

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蘇息

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坦獨賞之坦嘗命峻整人不敢干

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坦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去土求

京兆判司坦曰公才不稱去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它

日有旨宰相憐公者言武庚切目無瞳子李希列罵閔播不妨得之

賑救不計費

李藩批
救相謂
有宰相
恭

李絳請
蠲租稅
李絳
車

子異奏
程昇吏
才明辨

以裴均
進奉歸
度支

欲革諸
鎮世襲

均則必不可

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飢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

道宣慰使賑恤之止忍之乃將行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

數惟期救百姓賑之由切賑也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子孟陽飲酒

遊山而已給事中李藩在朝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

更連素紙潘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均薦潘有宰相器上以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鄭綱循默取容二月罷綱為太子賓客擢潘為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潘知無不言上甚重之三月上以旱欲降德音翰

林學士李絳舒白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

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官自費上所猛切下音沸少自簡物貴徇

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

賣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

掠賣皆如二臣之請既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

至而憂無救於事初王叔文之黨既敗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上

張如移徙也謂得罪遠責者遇赦量徙近地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墜奏郴州上州司

馬程昇吏才明辨請以為楊子留後上許之異精於督察吏人居千

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則昇向檢簿籍句古侯切轉也又精於巽卒獲

其用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

以私財贖出之上命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

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出內庫錢二

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持有中

人之助於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餘兩翰林學士白居易等上言

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銀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諭進奏

際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

為言上不聽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吉具死欲自朝廷

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均曰李納跋扈不恭跋扈音跋戶跋也

水未至為暹水去則大魚跋扈而小魚獨留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奪承宗

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

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

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為非貫音貫也與音同况承宗

以李拭
承意為
姦臣

覽李絳
奏不立
聖德碑

已總軍務一旦易暗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劉魏博田季易定
淄青薛師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
黨助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上意奪裴均權自請將
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
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
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左軍中
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
先構碑樓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上命李絳為
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
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
所以光益聖德上覽奏承璀適在旁上命曳倒碑樓曳以制切挽也
承璀言碑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去也列列如莫得延引乘間再論上
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秋七月
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惠前為江西觀察使貪貨僭修殿為
臨賀尉惠之親交無敢送者櫟陽尉音藥邑名屬同州徐晦獨至藍

徐晦不
負所知

許孟容
繫神策
車吏

田與別京兆有藍田山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揚
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上力謂如事對曰晦自布衣蒙揚公知
獎今日遠謫謫華切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為讒人所逐晦
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
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揚
臨賀肯負國乎時吳少誠病甚李絳等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
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
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願赦承宗以收鎮異之心坐待機
宜必獲申蔡之利左神策軍吏李昱姦長安富人錢八十緡
貞誠德切從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
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許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
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
豪彊畿乘希如天子千里也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上
加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冬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
策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

晉書
以中官
為統帥

李絳言
臣官驕
橫

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時諫官御史李元素李鄴許孟容李夷簡孟簡呂元膺穆質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官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蜀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常利切得賂則譽踴躍為廉良踴躍也毀龍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官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已亥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五年春正月吐突承璀與王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酈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

上絳中
居易見

李絳
罷兵

李絳
神仙之
奏

與諸李士謀之嘗踰月不見李士云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願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秋七月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久无功制洗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悉罷諸道行營將上共賜布帛二十八万端匹上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李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六竺僧長生藥致疾然張六切即身毒國所謂浮圖胡也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无堯舜之壽乎九月吐突承璀自行營還復為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自唱用兵疲弊天下卒无成功

裴瑒請
謝天下

上欲相
裴瑒

裴瑒李
絳盡言

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曰元璽言永璿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永璿它日復有敗兵之將何以處之上乃罷永璿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權德輿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以王鐔為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鐔厚賂多辨之言上命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方鎮非大忠大勳則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今鐔既无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翰林李士季絳面陳此突永璿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憂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直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絳為中書舍人李士季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射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隍數千里淪於左社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時艷切故不得不憂重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考異曰憲宗元和元年正月高崇文為前軍實錄云為左軍按有左必有右而云李元弁為次軍則崇文必前軍也。五年正月內侍與元稹爭驛實錄云中使仇士良與稹爭聽按稹及白居易傳皆云劉士元實錄云仇士良恐誤今止云內侍。李師道等請雪王承宗實錄云淄青幽州累有章表請赦承宗按劉濟素與成德有怨攻之最力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日情似近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又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然則濟豈肯請赦承宗今不取。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九十八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唐紀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

元和六年正月。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絳為戶部不進羨餘

官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侍郎

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

猶其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白

德輿論為政寬猛先後

加其直益重之。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

惟簡為備將謹備蓄財

而亡漢以寬大亡。以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

悖逆之臣皆旋踵自立。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

寬猛之先後可久矣。上善其言。夏五月以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

隴州地與吐蕃舊常朝夕相同更入攻抄。向相吏切候也人不得

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覩小利起事盜恩

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土

併省州縣吏

定官俸職田

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如熟也公私有餘敗者流及它方李吉甫奏
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
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
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
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
而為縣者甚眾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
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
三千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
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變為相始立限約李
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或
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
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
李絳同詳定秋九月當半人梁院韓父仇殺秦泉自詣縣請罪
牧復讎據理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
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

少省內外官八百八員

與

愈議以為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
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
其義於經而不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
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
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乃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
吏部奏併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
九人十一月弓拔前庫使劉希先受羽林大將軍孫琦錢二萬緡為求
方鎮事覺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吐突承璀乃以承璀為淮南監軍
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
奴耳卿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
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上召杏切骨疆
與謂之骨鯁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七年春正月以京兆尹元義為
為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璀吐突承璀姓李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

宰相不可避嫌棄才

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為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巨卿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諸李絳不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其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三月上御延英殿李絳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无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故雖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直宰相也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它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

宰相

宰相自長謙怒

至絳李吉甫趨向不司

上嘉群

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專歸咎於德宗和卿輩宜用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中書平李絳曰人臣常犯顏苦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卧不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人下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懈惰上音界下音懈切謂合心惰也願加嚴政尚德不尚刑也一可捨成康餘于頓入對亦尚峻刑卿知其意皆對曰不色退而抑首不曰笑竟日士如故上嘉群嘿直命學士曰今奏事必取崔群連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心如日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矣固不奉詔章三上上乃從之上謂宰相曰卿再三執奏者官懷祿偷安今日豈得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可人臣不當彊諫使君位臣安不亦美且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此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以久不諫上輒詰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詞峻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震中外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如日上謂宰相曰于頓大是姦臣勸朕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也上以翰林學士崔群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上嘉群嘿直命學士曰今奏事必取崔群連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心如日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矣固不奉詔章三上上乃從之上謂宰相曰卿

水旱蠲

上與大
旨論治
不知倦

李絳言
博必
歸朝

請
三朝

上請絳
若絳契

命田興
為魏博
節度使

請請以
內庫錢
賜魏博
軍士

董慶言淮浙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浙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

聞有災當亟救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蠲主謂除也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盱眙也暑甚汗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

頭將立其子懷諫為副使知軍務時年十一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今懷諫乳臭子乳藥主切臭天物如言其穉穉猶餘乳味臭氣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為署肆則悉為俘囚矣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必倚朝廷之援以自存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眾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四拜請為留後與度不免乃謂眾曰汝

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上請秦昔以所以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遷懷諫於外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等魏博若符契符契也符音夫契也符契委切摩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上子結如長一尺二寸凡為使者持之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重非謂重之重朝廷為輕機曾一失悔之無及上從之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眾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剗空胡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官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

軍士受賜歡聲如雷

營田之利

除吏不獲親故

所司不口罷相

公孫論

欲召承罪先罷

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婚而已乎上院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婚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郭王問切使者數輩重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屈疆者果何益乎屈不柔服也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文不送待度禮極厚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郵蔡指遊宴間說百方興終不聽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十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李吉用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小謂烏含切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八年春李吉用李絳數爭論於上

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德輿罷守本官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徵前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夏六月大水上以為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車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謂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官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以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九年春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罷為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上召還承璀先罷絳相承璀至京師復為左神策中尉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歎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壻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比皆取貴戚及勳臣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貫者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宗不辭七月以宗為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期數千人魏讀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

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宗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
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可制御之使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
聲閏月彭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少陽判
官楊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
請討之以李光顏為節度使嚴綬為中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
元元濟○十年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
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三月皆以為遠州刺
史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宗
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
以柳易播會昌承襲度亦為禹錫言遂改連州刺史宗元善為文嘗
作梓人傳以為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羣
木之材視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眾工各趨其事不
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獨名其功受祿三品亦猶相天下者立綱
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
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

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術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所於府庭所由
突亮漢書亡具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
橐為橐駝物宗元作郭橐駝傳蓋寓言以為調傳曰橐駝之所種無
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上子之切息也
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
上石至切植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植者則
更種也又音時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而復顧甚者
瓜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
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為政亦然吾居鄉
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且暮者吏來聚民而令之
促其耕種督其蠶織五口人輟獲食殮以勞吏之不暇又何以
勸切蕃吾生而安吾性邪凡病且怠職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吳
元濟遣使求救於相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
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
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

潘鎮使
賊殺主

裴度為
相請私
弟見客

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特曲上以裴度為知人。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資給遣之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麟龍都又切首骨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不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或請罷度官以安恒戰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秋七月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既而捕賊始

裴用縛
得正

一將失
利罷兵

公綽杖
殺神策
軍將

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上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十一年春正月翰林學士錢徽駕部郎中蕭俛各解職守本官時君幸臣請罷兵者眾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夏四月司農卿皇甫錡各以兼中丞權度支錡始以聚斂得幸。六月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冬十一月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道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考異曰憲宗元和六年九月辰淑二州蠻反舊傳作辰錦二州今從

實錄 十二月己丑李絳同平章事舊傳曰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為宰相前一日出璀為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同平章事新傳曰絳所言無不聽帝欲遂以為相而承璀寵方盛已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同平章事今據實錄出承璀至絳入相五十四日舊傳云翌日誤也

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行示元歲行

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唐紀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蔡人輕
李愬不
為備

李愬獲
蔡將丁
士良

李愬與
秀琳謀
取蔡

元和十二年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隨節度使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表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愬謀龍巖蔡州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即遇吳元濟拔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眾請剗其心剗愬命釋其縛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功擁三千之眾據文城柵則華切寨柵也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三月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愬慰勞之降其眾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林勇朔心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愬與秀琳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

孔戮秦
罷貢物

裴度請
自賞戰

李逢吉
不欲討

李愬以
出戰

李愬
夜擒吳

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會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刈獲也。愬使廂虞候史用誠擒之。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初，國子祭酒孔戮，梁歸為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蚶火甘切，蚌屬。蛤古水陸通。夫勞費，殘奏疏罷之。會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上比且不用。曰：須有諛進蚶蛤淡菜者為誰，可求其人与之。乃以戮為嶺南節度使。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筆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与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寔窘蹙，好也。切。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六月，以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奏馬摠為宣慰副使，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八月，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李狐楚尚逢吉善，度恐其合口中

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楚為中書舍人。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陵，挫也。挫，摧也。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九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罷逢吉為東川節度使。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上明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羸，倫為。羸，羸也。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夜半，雪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纓其城為坎，以先登。纓，擊也。纓，擊也。壯士從之，雞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餘人。元濟始懼，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以所治為衙，曰牙城者，即衙城也。時董重

未度以
蔡卒為
牙兵

有樂
生知

俗過於
西風

李郭辭
相由

王承宗
二州

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泗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檻送京師，不戮一人。屯於鞠場。上音高，下音居。言鞠，鞠也。以待裴度。度入城，李愬具素鞵。上音高，下音居。言鞵，鞵也。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朔，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眾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眾奔蔡，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信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眾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十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反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間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杜勣阻兵而安忍。杜勣，字安忍。禁人偶語於涂，夜不燃燭，有以酒食

相過，輒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闖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十二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朝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雖居中，其風俗瀆矣。瀆，古猛切。惡。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眾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摠為淮西節度使。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李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為相，鄘亦由官官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遂止為戶部尚書。百官到門者皆辭不見。○十三年春，淮西既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說之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二月，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栢，姓也。栢，皇氏。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夏四月，魏博遣

鬼神山

請迎佛

君子小人
其在佛
其邪正

俞下
表諫迎
佛

令吾羞見宰相冬十月賜朝汶死盡釋者上晚節好神仙詔天
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薦山人柳從合長生藥詔必居興唐觀
煉藥功德使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
則咸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上遣中使帥僧眾迎之上
常語宰相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
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十四年春正月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
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
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
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
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
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
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

愈排佛

惟送文
暢師序

斬李師
道

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
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夫聖人之所作為出於
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
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懇
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愈為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
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
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
蠹蝨財惑眾蠹蝨當故切也食木為蠹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
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悅而啄仰而四顧歎深居而簡出擢物之
為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
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二月李愬由弘正屢
貶李師道兵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鄆音並也七豔切
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勒兵捕師道與其
二子斬之函首送弘正營弘正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
皆平弘正捷奏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公初淄青宣撫使自廣德以

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

除官吏不供其賦至是

裴度集
勳略略

蓋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思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
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為二道使之適均以郵曹濮為一道淄
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裴度纂述蔡邕用兵
以來上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
朕志非所欲也弗許○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
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
作威福御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
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
刺史領之夏四月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
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
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
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用縛之黨陰擠
之擠排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史館修撰李
翱上言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

裴度集
勳略略

宋鄭陳
興太平
六事

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弃邪佞而不
迹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
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上蘇則切室塞也此六者政之根本
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
上聖如不感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共大化可不勞
而成也若不以此為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
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批章在切期如此則太平未可期矣
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
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
馬七十四匹糧三百萬斛自淮西用兵已來度支益鐵及四方爭進
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
又進奉亦謂之賀禮沂海兗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批切
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不安遂專以嚴酷為治盛夏役士
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卒之弁自稱留後朝廷聞沂州軍亂

韓弘
朝貢賦

四方進
奉各立

王弁作
亂

史曹華為沂海兗密觀

道中侍
媚如弁
新之

蔡使 八月朝廷議興兵討王弁

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

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

之其眾亦稍逃散遂加以扭械戒切助下胡乘驢入關九月要背斬

東市去 走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 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

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

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眾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

千人於幕下乃集眾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

宜令鄆人颺右沂人颺左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

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

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文餘父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

貶之惡其誘討也况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殷新

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東門際也苟沂帥得人

戮之易於大家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使乎且作

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

不清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眈眈眈眈如矢誰聚起

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息也

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

大信故也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時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

盧懷慎等類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

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且獨以

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

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鏗深恨之

太上服必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諷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

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

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七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

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知片候伺權貴之門以大

言自倚奇伎驚眾者自擬也皆下人信其說而餌

不我信
所道餘
言也

涉希帶
功不
信

崔羣論
玄宗理
亂

上服方
士藥日
加躁渴

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多常餌

年

乞令南榮者先自

氣殆非人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

令

議尊號皇

何一年則真偽可自辨矣上怒賤

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

皇用錢

得此

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心時縛給邊軍賜與多不

時得入多陳敗不可服用陳直真切也謂軍士怨怒流言欲

為亂李力美懼欲自殺遣人訴於上上不信京師凶懼

而人情忽如此內有以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為然

二月以羣為湖去觀家公是中外切齒於縛矣中書舍人武儒

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待東道節推皆言其且入相令狐

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乃與孫也其皆成聖言公為

左拾遺內供奉兼其傑保佑中宗克復明器儒於上

平一在天台朝辭萃老上由是薄楚之為人十五

左軍中尉吐突承璀四方通一為太子不許

璿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上以金丹多躁怨左右宦官

有死者人人自危庚暴也知殿時首內常侍陳

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也遣王陳閏月穆宗即位于太極殿

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也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為

二月上御川鳳門事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又

幸公軍相手搏雜戲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為

陛下宜不升平者未之有也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

愛之推為右拾遺翰林侍書李士上柳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

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容知其以筆諫也公推公

綽之弟也初膳部員外郎元稹工監于權潭峻

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而歸稹詩

百餘篇上問稹安在對曰今為散官

柳公權筆諫

揚虞卿

柳公權

武元稹

歸明

中知制

上稱崔
羣建誌
之也

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

武儒衡
例意氣自若

六月以湖南觀察使崔羣為吏部郎中

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為聖明臣

事在也賜與無節拾遺李珣姑

未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

下大祥以紅為領緣織者禪也凡三十四日

叶油 聖日入閣止諫議大夫郝

無 壓境忽有當奏不知乘輿

晨夕與近習唱優

與雖

時又

諫官

沐
願者非

度 出鎮 逢吉時在東川楚在昭義

比日

呂大者詳節增注資治通鑑卷第伯

呂大著點無不增節

沿通鑑卷第一百

盧 憲

在位四年 壽三十

宗以弟丁即位

九年立為太子十五年正月憲

相重唐

長慶元年春

付郎同平章事蕭悅介繫疾照

重唐 官職小

所引拔西川節度

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略

復左右之詔徵悅請京師悅憂於延英力言播

可以

聽悅遂辭位改為吏部尚書

翰 李德裕

白甫之

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誠切其父

李

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

榜中

文使段文昌翰林李季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

取士皆

執以閔節得之上以門諸李士

誠

如六分曰言

寤

焚

無人禁

下宿

京師乞加獎拔以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克

上方酬宴不留亭心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杜元穎

植元穎不之志是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

然弘靖尚所也幕僚章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不弓不若

士糧賜識一雍等推朱比融為昌後初德節度使王承宗卒朝廷以魏博節

度使田弘為以德節度使知兵馬使王庭湊殺弘正自稱留後

詔以史牛元以來錢物口輕民所倍具初詔百官議革其弊

楊於陵以為所以權百貨貿易遷有無交易也所生流散不應

蓄聚今統百結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二十餘壙歲入百

萬今纔十餘壙入十五方又積於商賈

以前備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鈔鐵錫獨嶺南

齒今一則錢焉得不重物焉不輕今官

百皆用廣銅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

兩給也布絲縷也再貢賦能織獨鹽酒課用錢翰林李

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

於度但先達重望恐其復日功大用訪已進取

百至切黨附以為逆堅構亂震故

王書全尺王起等覆試夏四月

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

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眾劉總与之鄰境聞其風望以

故奉弘靖自代以安輯

知兵馬使

之孫也是時

又盡擇

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不弓不若

秋七月士卒連營作亂因弘靖殺章

德節度使王承宗卒朝廷以魏博節

度使乘驛之鎮以深州刺

自定兩稅法

為魏博節度使乘驛之鎮以深州刺

自定兩稅法

為魏博節度使乘驛之鎮以深州刺

自定兩稅法

為魏博節度使乘驛之鎮以深州刺

自定兩稅法

為魏博節度使乘驛之鎮以深州刺

自定兩稅法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若朝

二上上雖

河

勃然言不謂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无

不悅以度一曰不得已以弘簡為弓前庫使積為工部侍郎積雖解

翰中丞遇如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官官受其賂為之請

者无温不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

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宗征伐四方

兵久無功府藏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反湊不

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

節度使

以腹心以為

為魏將

離間鼓扇

獨與中軍千人還魏召諸

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

庭湊圍

急朝廷

慰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悅段文昌以為天下

消兵請密詔天下甲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

冥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眾

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

臨時

陳王將

將以罪

也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

知所從不

度元臣伯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臣

之衆屯守

上僧儒
謂誅李
直臣

融討庭
湊

上布以
軍亂自
入

請
兵

軍之

之衆

無表略史 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元融王 節

吳河

姑息致
軍功之
益

鉞於六月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三不能復取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
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三月詔神策六軍使
及南平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次
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
有減省於月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 明籍奏章
委積士入夫皆扼腕歎息詔於華切持也 加朱克融王庭湊檢
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
城下韓愈既行沒皆危之詔至境更觀事勢勿涉 愈曰止君之仁
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中 羅於庭庭湊
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
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 口 亦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
師武俊也先與朱滔命而反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
廷乃以為出 乎愈曰汝曹尚能 亂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
豈遠邪自 山思明以來至 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士官者乎

韓愈說
王庭湊

公平叔
明言自
負也

愈辨
實也

田令公以魏 博歸朝廷子孫 在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
朝廷弱元 即度使劉悟李 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
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 曰待 來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
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 大體不可弃之耳尚書何為圍之
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
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父堅守 叔十等將吏日八
十餘人 夏四月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 惟鹽可以獲
利一倍又請令沂州將鹽就付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
糶鹽多 為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
鹽使其四 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 不直訴其為
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詔百官議其可不否兵部侍郎韓愈上
言以為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
或除貧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銷自糶非得見錢必
下汝 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 令
吏將鹽 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 令

李勣諫

牛李之

柳公綽

韓愈李

張皇諫

職在分憂。一可惟以益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八員家食
 益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益。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
 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
 以為宰相。與論道之地。雜以醜務。離才何切。禮云。益曰。醜。醜實非所
 宜。實參皇甫鍊。皆以錢穀為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
 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
 遂寢。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如博州。江州。刺史李勣。上言。度支徵當
 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
 奈何於大旱中徵。二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十一月。上得風疾。
 不能履地。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上無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
 太子者。乃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瘳。是歲初行宣明曆。
 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
 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己。引
 僧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不知僧孺為相。上素所厚。自擢之也。
 五月。以尚書左丞柳公綽。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有二

吏一犯賊。一舞文。眾謂公綽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
 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
 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九月。李逢吉為相。內結知
 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李士季。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
 至內庭。紳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
 丞缺。逢吉薦紳清直。且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
 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乞職事。文移往來。辭
 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
 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戶
 部侍郎。四年春。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既其金
 石之藥。有處士張臯者。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
 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
 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尔。况於天子。先帝信方士
 妄言。餌藥致疾。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甚善其言。上疾作。欲請鄂
 太后臨朝。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義非武

不許臨
期稱利

敬宗焚
諸子知
書

如極英
額即瑞
罕

關十
子

息恨
曹

入温
膳

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劉_之之聞有是議，密上_之之曰：「若果徇其情，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敬宗即位于太極東序。」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日夜謀議恐上用之，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為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二月，貶紳為端州司馬，命開禁中文書，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為太子，乃悉焚人所上諸紳書，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上視朝每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下謂此切也。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曰：陛下初當宵衣求理，則未明衣衣日與而食，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有鐘鼓吹日喧，則未明衣衣日與而食，而嗜寢樂色，至惡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自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牛僧孺宣曰：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上命中使宣慰，令歸。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

續之李處，劉栖楚、姜洽及張權輿，皆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附麗也。謂者也。非時人目之為八閩十六子。按李逢吉傳，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從子與劉栖楚、李處、姜洽及劉八人，而得會者又八人，且日任要劇，故號八閩十六子。有以請先略。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及是，聞元翼盡尺殺之。上聞庭湊屠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筭。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焉唐所以謂漢文得庶類，李牧不能用也。臣與李逢吉素无私嫌，嘗為裴度无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甚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无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排，排也。謂排沮也。上曰：何至是邪？乃加度同平章事。秋七月，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為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四匹。上却之，侍御史温造於閣内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矣。」十二月，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

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救禁此弊智與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與家貲由此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上其廉切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

在位二年

壽十八

諱洪穆宗長子也長慶二年立為太子四年正月穆宗崩太子即位

李德裕
獻丹家
六箴

寶曆元年正月上游幸無常昵比羣小昵比朋也此書此此觀近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表六箴箴有顯臣子作箴以戒之如海濤之詩是也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弄讒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游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鵝流酒鵝牛力鵝到二舉白浮鍾魏散侈汰下他蓋陵霄作宮下古八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王充耳也是謂塞聰防微箴略曰亂臣猖獗下古八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介

論赦令
量移

拍谷行豺豕塞路觀貌獻終斯可戒懼復詔合之四月羣臣

上尊

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量音良量移謂有罪

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

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

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秋七月鹽鐵使王播

進羨餘緡百方匹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十月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

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

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

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幸温湯即日

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

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

月當牙元和中伊慎為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太重削去之

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

僕射因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

裴度失印飲酒自如

裴度失印飲酒自如

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之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 二年春正月裴度自與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也謠余招切徒歌曰緋衣小兒者裴字也知其腹者度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曰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眾上皆不聽決意必行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解舍率已荒弛數年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如完葺然後可往

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向浦交切若虛交切勿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除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復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處分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速來彼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谷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上游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褊急官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官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知樞密王守澄迎江王立之是為文宗 上自為諸王時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勸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隼元和故事量留松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隼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惣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先宣索組

裴度失印飲酒自如

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向浦交切若虛交切勿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除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復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處分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速來彼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谷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上游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褊急官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官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知樞密王守澄迎江王立之是為文宗 上自為諸王時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勸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隼元和故事量留松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隼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惣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先宣索組

中外相賀
賀以人
平可冀

繡彫綾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
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能待制官舊雖設
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馮日中外翕然相賀
以為太平可冀

穆宗長慶元年四月詔黜鄭朗等鄭鞏傳曰朗長慶元年登
進士甲科此蓋言其始者登科耳 二年三月王智貞逐崔羣實錄
羣累表請追智貞授以它官事未行詔班師智貞帥眾斬關而入崔曰
智貞傳亦同舊羣傳則曰羣以智貞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貞旄鉞
寢不報智貞回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今燕取之 敬宗寶曆
元年正月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皇甫松續牛羊日曆曰太牢既交
惡黨潛謀女姦謀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穆宗世因承和薦不三
二年位燕將相太牢早孤母周氏治蕩无檢鄉里云兄弟羞赦乃令
改醮既與前夫義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此朋黨之論今不取

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

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

唐紀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

在位十三年

壽三十三

諱昂穆宗第二子也初封江王寶曆元年十二月敬宗崩
無子劉克明等欲立絳王悟樞密使王守澄等奉江王立
之而率兵誅克明等

太和元年三月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

中變章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忠武節度

使王沛薨以太僕卿高瑀王辛為忠武節度使自大曆以家節度使

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皆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以略中

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及沛薨

裴度章處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債及界切

錢負曰債言是時方鎮負而得世至鎮而未償 〇二年自元和之末官官益橫建置天子

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

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

真對
言官
專責

言官
言責

言中

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
 正人遠刁鋸之賊遠王領切離也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
 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摠天下大政禍檢蕭牆姦生帷幄臣恐
 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閣寺侍廢止之權陷
 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
 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
 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
 虔奉典謨克承不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
 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
 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
 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
 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
 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
 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
 軼里閭羈縲潘臣干陵宰輔噴烈衣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

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變之心無伏節死難
 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
 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
 時賢良方正裴休李邵合李甘杜牧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

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官官不敢取詔下
 物論賢然繡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
 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
 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况臣所對不及蕡
 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
 史 韋處厚薨以翰林學士路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二年
 初李同捷據滄景不受詔詔諸道討之至是始降滄州承喪亂之餘
 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以衛尉卿殷侗為齊德滄
 景節度使侗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
 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侗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
 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師古曰滋益也倉廩充盈

上性儉
不以書
自娛

宰相不
無金穀

借宋申
誅官

德裕
有諱

聖誠
請加

論僧
倫安之

上性儉素九月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若只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它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冬十月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瑣才果切碎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女妓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四年正月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排蒲皆切擯卑振切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上

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胡孟切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筆力切迫上也以申錫沈厚忠謹沈持林切深可倚以事

秋七月以申錫同平章事冬十月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德裕乃練士卒嘗保上鄣上七入切中博抱切下之向切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五年春正月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謀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千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二月以載義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為盧龍留後

呂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徵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牙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益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

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呼衣為京兆尹以密

旨諭之璠世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

望注令神策都虞候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以為信然甚怒

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

自亂矣宜召它相與議其事守澄乃止於是捕申錫等於禁中鞫之

三月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无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

瑋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庭覈實覈實由是獄稍

緩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遂貶漳王湊為巢縣公

宋申錫為開州司馬申錫竟卒於貶所 秋八月以陝虢觀察使崔

郾於為鄂岳觀察使鄂岳地曩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土

多羣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剽必切切乃已郾至訓卒治兵作蒙

衝追討戰船所以突敵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

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

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慄狡為慄狡小切輕也非用威刑不

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副

使悉怛謀請降已遣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陳出師之利害下尚

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修好約此則罷戎兵

中國禦戎守信為上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

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

孺益深。六年十一月以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

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

亦悔之尤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

功上益疎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

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

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

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

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目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礼修樂奉刑清

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

申錫

崔郾

悉怛謀

僧孺

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闍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膏血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李德裕論

七年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時給事中楊震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為士人求官及科弟，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上謂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駁垂并也謚及德裕為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以仲方為賓客分司，楊震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汝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震卿輩曰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以工部尚書鄭覃為

李德裕

御文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所前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

宣出除

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它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然七小切

德裕詩

六月，以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揚館議，進士試論義，不試詩賦。德裕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邈使大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

不室年

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疎者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昏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緊望州刺史。上佐十六

宅，縣主以時出適。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加幽州節度使揚志誠檢校右僕射，仍別遣使慰諭之。志誠始

獲罪

上策莫如自治

論府兵十六衛

尚書加檢校吏部尚書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
 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
 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无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
 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
 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
 原十六衛以為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
 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自觀中內以十六衛蓄
 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
 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
 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虫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乱耳及其居外也緣
 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虫
 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
 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剝其詳邊兵外作
 戎臣兵伍端奔失往內無一人矣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
 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又作戰

論河北

李中敏請斬鄭以致

上策莫如自治

進士復試詩賦

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
 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謂李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
 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
 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四支去矣天下四
 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徐見善書又作守論見善
 八年春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為仍
 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
 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上欲以李仲言後
 為諫官實其翰林李德裕曰不可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
 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
 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魚羈且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
 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
 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出德裕同平章事
 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復以仲言為翰林侍講李士真院奏進士復
 試詩賦從之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乃以德裕為兵部尚書

朋黨難

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且自便於是後以德裕為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論君子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言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愛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並進毀善交至取捨不在於已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螬集醯馨矣切酸味也螬而統切蝨也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有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善言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

李德裕

也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弃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王分奴薛苗間穢也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

任李訓

九年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召宰相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為賓客分司以路隋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坐救德裕故也初宋申錫獲罪官官益橫上外雖包容

訓注

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揣初委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官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官官為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明也盛也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宿客填明路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官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二人構揚震卿李宗閔救之貶宗閔明州刺史訓注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然恩髮怨無不報者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一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凶凶詳本切論上亦知之

增茶稅

李訓欲圖勢注

擢用孤寒為相

人知訓注必欺

訓注謀殺王守

日露之禍訓注

訓注恐為人所搖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明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鹽鐵使王涯奏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憲宗之崩也人皆言臣官陳弘志所弒時弘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後既誅宦官非圖注也。以御史中丞舒元興為刑部侍郎李訓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元興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是得為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鍊及元興皆孤寒新進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元輩皆累朝耆俊久為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其將敗矣。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冬十月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使而疾訓注之陰狡也

也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十一月戊午

詔出京兆監鄭注奏請令內臣中尉以下盡誅

於澹水上流蒲注因闔門

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訓與其黨謀曰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眾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眾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迎上扶升輿決殿後果惡尤切下斬或切果惡關前飾果復惡疾趨北出金吾兵已登殿并京兆邏卒切也御史臺從人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閣門討賊殺王涯等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死者六百餘人士良等分兵閉官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王涯賈鯨舒元興等皆收繫斬之

論淫鍊
被禍蓋
天誅

臣光曰論者皆謂淫鍊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
之禍憤歎其冤臣獨以為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淫鍊安高
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淫鍊與之比有不一為
取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
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
不虞足折刑室烏谷如又音搯按周制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
之哉

天下事
百失於
五司

仇士良等使人齎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使斬鄭注滅其家自是
天下事皆決於此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官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
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
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官者程岳搢紳
賴之搢紳也紳大帶也搢也搢垂紳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
其不勝任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
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
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
禮如此何以

蘇不實
杖殺軍
將

古今為
文不同

劉從諫
李良罪

鎮服曰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
衣蹠之矣蹠距靴其黨許於仇士良士
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上
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
尉加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
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
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二月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
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
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若宰相實
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且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
士庶橫被殺傷臣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以為陛下心腹外為陛
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三月從
諫復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灑洗灑洗
洗切將不可聽則賞與不宜妄加安有死免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

元賞至則已解
元賞曰屬有公
青生何敢杖殺禁
人若無禮於中
國同體當為
刑已死無可如何

論詩之工拙

李石不
可及同

李石不
其人

可速成

勿問親疎

公權謂
凡未節

相
李石不

上以魏
謙易比
甘寧

揚仇士良等罪惡時士良等恣橫朝臣且息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夏四月凡李訓所指為李德裕宗閔黨者稍稍收復之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薦於經術上甚重之李固曰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再三以為不可上曰公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不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按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請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冬十月貶益梧州司戶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逐鞠之會什減六七繼巨為切鞠集竹謂之鞠雖宴宴音伎雜遠盈庭嫺徒台未嘗解頰閑居或徘徊眺望如觀也或獨語歎息至是上於

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最為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巨等之罪也二年春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朕聞憲易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不避嫌而奔之是亦不為至公也夏四月上對中書舍人翰林李石兼侍書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詩服澣澣之衣眾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諱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未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諱臣風采須岳卿為之乃以公權為諫議大夫○三年春正月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微傷馳歸第僅而得免時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石亦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官官恣橫忘身徇國及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向乃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上命起居舍人魏謩言獻其祖文貞公易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

上謂瑞物非至之慶

瑞和歲

瑞賢妃

慶度繫國重輕如郭子儀

章溫志在澄清

魏莫京詳上觀記注

上目謂不如周秋葉誠

甘棠之比也。以戶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李珣並同平章事李

固言與嗣復珣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

鋒起上不能決也鋒銳容切如三月河中奏騶虞見騶虞九如騶

百官稱賀上謂工部尚書杜棕曰李嗣鄭注皆因端以售其亂售承

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

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劉聰禁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

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其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上善之它日謂

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為上瑞嘉禾連登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

記災異以儆人君敬居影切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夏五月詔諸道

有瑞皆無得以聞太子承頰好遊宴昵近小人昵亦楊賢妃日夜

毀之九月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

給事中章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上意

稍解太子猶不悛十月暴薨。四年春二月裴度薨諡曰文忠上怪

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坐蓐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

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

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人

侍郎同平章事鄭覃罷

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

洎儉夷行亦耿介故楊嗣復

等深疾之上以鹽鐵推官

自外郎姚勗能鞠疑獄命權

知職方員外郎右丞章溫不

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

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

鐵推官六月上以其事問宰相

楊嗣復對曰溫志在澄清

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

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衰

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十月上就起居舍人魏

觀之暮言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

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

觀史上曰朕曷嘗觀之對曰此曷

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

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

上乃止十一月上有疾少間

坐思政殿召當直李

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

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

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

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是歲天下

李德裕請辨和

李有通人王書面詰

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五年春正月上崩武宗即位
上之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即度
使李德裕入朝九月以德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
上曰政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
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之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
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上徒登切藹也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
一心事君而邪人競下良何切義也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
之人良由執心不定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
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
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
賢才以為宰相同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
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
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
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碎理自窮小過則容
其後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

考異

文宗太和二年閏月亦志沼討李同捷實錄或作亦志沼或作
亦志沼舊紀作亦志沼新紀傳作亦志沼今從之 三年十二月南

詔陷成都外郭杜元穎保牙城實錄寇及子城元穎方竟知按實錄
十一月丙申元穎奏南詔入寇乙巳奏圍清溪關十二月丙辰奏官
軍失利壘陷邛州至此乃云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似尤之太過今
不取 七年徐州卒驕高瑀不能制杜牧上崔相公書曰高僕射寬
厚聞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拜于堂下此蓋文士筆快耳未必然也
九年四月鄭注李欵自代甘露記日時論或云欵外沽直名而
陰事注按欵彈注之文皆訐其隱隱豈有於人如此而能陰與之合
乎此皆當時庸人見注舉欵自代遂有此言耳今不取 七月貶李
甘封州司馬舊傳曰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興既作相注亦求入中
書甘昌言於朝云云貶封州按是時元興未作相舊傳誤也



